

客窗闲话

蘇
氏
集
卷
之
一

PDC

阿
明
社

出版说明

清末人吴焯昌所撰《客窗闲话》，是清人笔记小说中值得一读的作品。它无疑是受《聊斋志异》影响出现的大批志异小说中的一种，但已鬼事渐少而人事较多。

吴焯昌，号芑厓，科举不得意而因贫改途为幕僚，故本书中时时流露不平之气，而所述故事也多写人世间的鬼态。《呆官》用极为夸张的手法，撮取不少民间的材料，塑造了一个蠢到不通人事的官僚，而作者又评道：“此官之呆，胜于自以为精明强干者多矣！”而所附仿骆宾王讨武则天檄之《讨官傲文》，对官场的揭露更是痛快淋漓。另如写“巧令”、讼师的翻云覆雨，写断案官吏的颠预武断，都与作者官场生涯的体验有关，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晚清“谴责小说”在文言短篇中的呼应。

此外，本书中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篇章。如《明武宗遗事》、《查氏女》、《某郎中》都带有民间传说的痕迹。《秦良玉遗事》所述明末女土司秦良玉的故事，以及《难女》、《智女》等篇，可以看出作者对妇女的赞扬。一些描写侠客的故事也很值得一读。可是个别篇章语涉轻薄，有的描写则走入下流，自是应该批判对待的。

本书有光绪乙亥滋本堂所刻正、续各八卷本，后上海文明书局又编此书入《清代笔记丛刊》，为正、续各四卷。《丛刊》本虽较滋本堂本篇目为少，但本书的精华俱都收入，所以为了适合一般读者阅读，决定按《丛刊》本整理出版，个别字句用滋本堂本校改。而两篇序言则采自滋本堂本。校点中的错误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二月

叙

吴生，余所取士也。遇余时，正在壮年。其才华敏妙，学究天人，谓破壁飞去是意中事也，余于鸾台风阁望之久矣。及乙亥入都，已越二纪，犹是一领青衫，而从事于莲花幕里。因贫改途，深为可惜。乃出其所著《客窗闲话》问叙于余。三复之，益觉才思隽发，议论渊深。生平郁勃之气流露于斯，可快也，亦可悲也。呜呼！欲移风易俗而不得其用，托是书以劝善，以惩恶，以示人趋避。既有功于世道人心，当不胫而走天下，是亦名教中之一助与？余故乐为之序。

时乙亥相月书于慈邸 长白山人

序

吴子赋闲之日，好集谈客，设卮酒盘蔬，听谈古今逸事，遇有可惊可喜足以自省而思齐者，一一举笔录之。久之，哀然成集。或见而笑曰：何吾子之心思才力妄费于无用之地也。若移其道以肄业于制艺，则诗文必工，可以名当世，可以昭来许，而犹可以拾青紫。舍是不为，而乃卑卑者欲附于稗官野史之流耶？吴子肃容敬谢曰：客之言诚是也。虽然，客不见夫古今来聪明智慧之人，加以研炼揣摩之学，发为诗文，昌明博大，自信足以传世。又有明师益友为之参订，哲舅贤嗣为之检校，始克付诸剞劂，出而问世，其用心亦良苦矣。然不久即为妇女夹针箸，为庸夫覆酱瓿者，比比皆是。彼作稗官野史者，拉拉杂杂，不过逞一时之兴，而足以动诸人之目者，何也？其命意新而措词浅，愚蠢之所共见者也。况仆悉就其所谈之事而纪之，是以数十百人之心思才力，供仆挥洒，岂无可观之处乎？奚必独舒己见，或颂扬而适当，或讥诮而招尤，为人作夹箸覆瓿之具耶？或曰：然则如吾子言，是塞文章之路而辟稗官野史之邪径矣？吴子笑曰：客何泥也？仆之所为，贤于博奕而已，何敢与高文典册同日语哉！或曰：然则吾子之所为，若胥钞然，何又有翻新出奇之作耶？吴子曰：仆所述《客话》，客之性情不一，有温厚和平者，有诙谐谑谄者，有忿世嫉俗者，悉就其所谈而笔之，无庸心于其间，而其词自不同矣。客卷口结舌而退。吴子又笔之以弁于集首。

时光绪乙亥夏芴厝居士题于保定寓斋

客窗闲话初集目录

卷一

- 明武宗遗事五则·····(1)
冯皮匠·····(5)
查氏女·····(7)
双缢庙·····(9)
呆官·····(12)
萧希贤·····(15)
李寡妇·····(17)
鸾仙五则·····(19)
王梦蛟·····(21)
公大将军延师·····(22)

卷二

- 魏元虚·····(27)
淮南燕客记·····(31)
某驾长·····(32)
假和尚·····(34)
无真叟·····(36)
磁州地震记·····(39)
神童·····(40)
时医·····(41)
神尼·····(43)
张慧仙寄外诗记·····(44)

白安人·····	(47)
齐叫化·····	(49)
书讼师二则·····	(52)

卷三

八松墓·····	(54)
义丐·····	(55)
书安邑狱·····	(56)
和闻玉鼠·····	(57)
孙壮姑·····	(60)
沈竹楼·····	(61)
补讼师二则·····	(63)
调白·····	(65)
刘智庙·····	(67)
吴桥案·····	(68)
谈鬼十则·····	(70)

卷四

补谈鬼三则·····	(75)
孝女·····	(79)
义仆·····	(80)
刘大汉·····	(82)
俞生·····	(83)
陈制军·····	(86)
瘦马·····	(88)
查商·····	(90)
场外孝廉·····	(92)
郝连大娘·····	(94)
周姬·····	(95)
沈太守·····	(97)

客窗闲话续集目录

卷一

- 吴封翁·····(101)
难女·····(102)
语怪七则·····(104)
某宫保·····(107)
黄大王·····(110)
祝由科·····(112)
李蒙师·····(113)
唐词林·····(115)
南宋高宗遗事·····(116)
王土地·····(117)
许湛然·····(119)
王理堂·····(120)

卷二

- 权阎罗王·····(123)
补讼师二则·····(125)
粤东狱·····(127)
职谬·····(128)
智女·····(130)
陆清献公遗事·····(131)
骗子五则·····(134)
奸僧狱·····(139)

义盗·····	(141)
悟知子·····	(143)

卷三

严氏·····	(145)
潘善人·····	(147)
身毒国·····	(149)
某制军夫人·····	(150)
秦良玉遗事·····	(152)
某郎中·····	(156)
术芷治痘·····	(158)
乌蛇已癩·····	(160)
金标客·····	(162)
文孝廉·····	(164)
何首乌·····	(165)

卷四

一技养生·····	(167)
六壬神课·····	(170)
妖入邢大·····	(172)
补明武宗遗事三则·····	(174)
通州吏目·····	(177)
金山寺医僧·····	(178)
张廉访·····	(180)
某少君·····	(182)
许宗伯·····	(184)
巧令三则·····	(185)

客窗闲话初集卷一

明武宗遗事五则

明武宗皇帝，亦一代英主也。惟好为嬉戏，有亏帝德。即其颠倒予夺数事，虽正史所不录，闻诸故老，堪资谈柄，条列于后。

戊辰科庶常散馆，例在内廷扃试。时诸词林呈艺。有闽人林吉士者，好书古字，如以秋为烁之类。帝怪之，问所自出。林历举以对，帝书昧字使认，林不识。帝曰：“秋可作烁，和独不可作昧乎？汝读书少，未称词林之职，著回籍勤读三年，再来就试。”林谢恩出。同乡戚友咸知其为帝所逐，皆不之礼。林本寒士，欲归则无腰缠，欲留则无资斧，欲就教读，则为都人轻薄，无延之者。无奈，在正阳门外卖字为活，已逾年矣。幸其书法之佳，耸动一时。值帝微行，过其肆，见观者环堵，啧啧称羡。帝不知是何异事，挨入人丛，睹一少年生据案挥毫，得意疾书，法并钟、王，句亦典雅。帝心羡之，缘当时一面，久则遗忘，遂入问曰：“吾观汝写作俱佳，当今文明之际，何不应试，甘为贱业耶？”林举首见帝魁岸不凡，揖之就坐，对曰：“我闽人林某，忝居词林。”帝曰：“词林清华，不合行同市侩，有玷官箴。”林曰：“去岁散馆时，因不识御笔，奉旨回籍读书。”帝曰：“既奉谕旨，何不回籍？”

林曰：“我实起于单寒，旅资无措，不得已为此营生也。”帝曰：“读书人本色，何不就馆？”林曰：“人皆知为逐臣，无敢延者。”帝曰：“吾荐汝邻省作一幕宾，不愈此耶？”林感悦揖谢，问帝爵里，以便往拜。帝曰：“毋庸，明日汝仍于此候信。”飘然而去。诸客皆为林贺曰：“此必王孙公子，必有好音。”欢喜而散。次日，有内监赍黄封一函、白金百两与林，曰：“昨有官人嘱我致阁下，其照封面行事，不可窃开，自取其祸。此银以佐车马之需。”言毕竟走，亦不道姓名来历。林观封面大书“亲投山东巡按开拆”，欣然闭肆，雇车马，携旧仆，驰抵山左。时巡按左虚，系方伯权护。林就寓更衣，偕仆往拜。唯时风宪崇隆，官吏严肃，刺不易投，三日犹未得见方伯。林躁曰：“我有都中密信，须亲投者，奈何阻我！”吏始为通达。司阍者唤林入，见其行装暗淡，疑为抽丰之客，洋洋摇首曰：“吾主摄通省总纲，公事繁冗，何暇接见同年故旧耶？若有书札，我为代投，回寓听信可也。”林无可如何，出黄封，交之而归，闷甚。未几，寓主狂奔而入，望林叩首无算，曰：“小人不知宪驾，褻渎與从，罪该万死！”林愤然曰：“主人何挪揄我穷途耶！”寓主曰：“小人焉敢！”正分辩间，闻呼骑鸣炮之声，中军、旗牌、巡捕等官，带同吏役，长跪请安毕，金曰：“奉方伯命，请钦使入署。”林如登云雾，不知所谓。寻被拥入八座，仪仗山列，车骑云从，直入巡按厅事。方伯公服趋迎。林下舆，见庭设香案，所投之黄封高供其上。方伯跪请圣安毕，向林揖曰：“请天使宣读圣旨。”林开封读曰：“山东巡按缺出，即着林某署理。”方知所遇者帝也，望阙九顿首，拜印任事。方伯三揖称庆，并道有失远迎之愆，退居蒞邸。林于是表谢圣恩，请陛见训示。未几，批回云：“朕看尔人才去得，故有是命。尔其谨慎从公，毋忝厥职，三年后来京覆命可也。”林居东任满，回京见帝。帝曰：“如今读书有资矣。以编修用，仍入翰苑，读书三年，以观后效。”

帝入枢密院，见在公之卿相方朝饗，见帝皆起。帝曰：“卿等食讫，来闲话可也。”遂就密室坐。于是卿相饭毕咸集。帝悉命坐，问曰：“卿等所食，知米之来历不易乎？朕在储宫时，意谓五谷若草莽，听其自生自长而已。今巡幸乎田野，查农夫之艰难，方知古人云‘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’，诚不谬也。卿等所居，南北殊方，风俗各异。其若何播种，若何耕耨，若何收获，各举所知，以广朕闻。”时公卿中多起自田间者，悉敷见闻以对。唯尚书某系世胄，不知所云。帝微哂曰：“饮食尚不知本源，何以理国？尔职居何部？日司何事？得毋旷废耶？”尚书惶恐叩首曰：“臣职吏部，甫自部署来，见单开‘江南太湖司巡检缺出，应归部铨选’等语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吏部尚书仅知此耶？”拂袖而入。同列皆尤之，尚书曰：“我今日只记得此事，无可奏对者。”未几旨下，云：“太湖司巡检缺出，即着某补。”尚书接旨，茫无主见，谓同列曰：“我已降官，敢不赴任，但应陞辞否？”同列皆笑曰：“微官末职，曷胜陞辞？只须午门外叩首谢恩，领凭赴任。但旨无降革字样，应以一品服莅事可也。”尚书仓惶就道，至则抚按率百官郊迎。尚书再三辞，具脚色手本，趋谒抚按。各官逊谢不遑，请居省会。尚书曰：“帝命赴任，我何敢违！”择日前往赴任，县令趋改衙署，規制轩昂，亦用辕门鼓吹，与抚按等。尚书至，见署之三面皆农田，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艰难耳。于是屏绝輿从，日以青衣小帽游田间，与二三父老讲论民间疾苦，应改革周济者，悉注为论。居数年，为人排难解纷，以息讼端，民皆感悦。值宸濠叛，帝驾南征。尚书见抚按曰：“我曾待罪吏部，驾至不可不迎。然无巡检接驾仪注，请公议之。”抚按司道金曰：“论职则在我等下，论品则居我等上。请以一品服伏谒百寮之末，何如？”尚书首肯，遂迎驾。帝乘逍遥马见之，呼尚书来前，曰：“尔今知吃饭难耶？”尚书顿首谢训。帝命随至行宫，询其所事。尚书将平日所著《因革论》缕晰以对。帝大悦，命居亚相。

除夕，帝忽出宫，历六部九卿公署，官吏皆回私宅度岁，虚无人也。至吏部，闻高唱南腔，似有多人聚唱者。帝突入，唯一小吏陈盘肉壶酒，自斟自饮。见帝至，殷勤让座，酌酒劝进。帝问曰：“汝何官？何独居此？”吏曰：“吾浙右人，此部挂名吏也。封篆后，官与同事俱有宅可归，是时团聚妻孥，饮合家欢矣。吾想如许案卷，设有不虞，贻误不小，是以守此不敢离也。”帝曰：“汝好。明日再见。”遂起去。吏犹执烛远导。元旦，朝见千官。帝问吏部尚书曰：“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？即召入见朕。”尚书遣郎官立唤小吏，当陛举首见帝，不禁战栗。帝曰：“无恐。汝能小心职守，勤慎可嘉。汝等役满，应得何议叙？”吏曰：“五年无过，以从九品归选耳。”帝曰：“汝欲何为？”吏曰：“小人所愿者，太湖司巡检。闻是缺前经本部尚书署理，鼓吹鸣炮，体面非常。但小人尚未满役，不合例耳。”帝笑曰：“朕命汝去，何用例为？”吏欢欣鼓舞，叠呼万岁。帝特命尚书予凭赴任。

宸濠之叛，御驾亲征，舟泊清河。帝登岸微行，入茶肆，闻人言“下江因兵差截夺客船，横行索诈，稍不如意，即毁客货”，嗟怨不绝。帝买小舟，变服似商人，以一卫士、一小监溯流直下。至扬关，有官舫甚巨，巡船数十，虎役百辈，拦截客舟，帝亦在内。逐舟搜索，云供兵差之需。客皆哀祈献缙。至帝舟，帝僵卧舱中，不之理。虎役拥帝载官舫，见一官凭几危坐，从役森列，叱帝曰：“汝何人，敢抗皇差！不畏官刑耶！”帝微哂之。官怒，叱役捧帝行杖。幸卫士勇猛，挥拳挡护，众不能近。官益怒曰：“是必江洋盗魁！”命拿舟子至，褫衣鞭挞，喝令指帝为盗。帝怒，探怀出玉牌，命内监立召大员至值。苏扬巡按接奉帝命，仓惶奔赴。官见巡按到，至船头跪迎，正欲诉盘获大盗缘由，巡按见帝立舱中，俯伏请罪。帝无言，唯指挥卫士夺此官纱帽，与舟

子戴之，曰：“以酬汝痛。”方命巡按提此官去。追赃问罪，论大辟，失察之上官皆获严谴，而客舟自此安行矣。

帝在宣化，有女子李凤姐者，年十四、五，有殊姿。其父设酒肆，以凤姐当垆。是时父适在外，帝微行过之，见其丰神绰约，国色无双，不禁迷眩，入肆沽饮。凤姐送酒来席，误以为娼妓之流，突起拥抱入室。凤姐惊喊，即掩其口曰：“朕为天子，苟从我，富贵可立致。”先是凤姐恒梦身变明珠，为苍龙攫取，骇化烟云而散。闻言顿悟，任帝阖户解襦狎之。落红殷褥，实处子也。帝大悦。时李父闻喊趋救，门已闭矣，惟闻宝钗声颤，佩玉锵鸣，其女气促音嘶，若不胜强暴者。急奔告弁兵，蜂拥而入。见帝拔关出，兵士伏谒，叱令将凤姐归豹房，爵其父三品卿，赐黄金千两。欲封凤姐为嫔妃，命其自择。凤姐固辞曰：“臣妾福薄命微，不应贵显，恐于身不利。今以贱躯事至尊，曷胜荣幸之至！伏愿陛下早回宫阙，以万几为念，则臣妾心安，较爵赏犹荣矣。”帝颔之，因睹凤姐玄衣玄裳，益显娇媚，故不强易官装。凤姐恒于枕畔筵前，委婉屡劝。帝乃择日还京，与凤姐并舆齐驱。至居庸关，风雷交作，凤姐睹关口所凿四大天王怒目生动，眩晕坠马。帝亲扶之，疾忙外退，驻蹕行宫。视凤姐伏枕泣曰：“臣妾自知福薄，不能侍官禁，请帝速回。”帝曰：“若是，朕忍弃天下，不忍弃爱卿，决不归矣。”凤姐一恸而绝。帝哀怜甚，命葬关山之上，宠以殊礼，用黄土封茔，一夜尽变为白，其阴灵犹不敢受也。帝追念其言，奋然曰：“小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，安忍背之！”遂还宫。正史载帝在豹房，百官交章劝谏，皆不纳。畴知一微弱女子，力能回天。《书》所云“高明柔克”，此功不可泯也。至今过关隘者，遥指白壤，艳谈其事。

冯皮匠

冯某，武陵细民也。业皮匠，日以担头谋生。家仅一妻，破屋三椽，亦系赁住者，余无长物。值岁将阑，负债五六串，逋欠十余家，剩有四百青蚨，不足以偿，与妻谋曰：“我与尔此钱，市斗米度岁。我欲潜入紫阳山洞，俟元旦归来，再作计较。债主来，则以我外借钱为对。”妻诺之。遂携壶茶，怀炕饼，襆被而往。瞥见山洞中有捷足先登之客，貂帽狐裘，危坐石几，如木偶然。冯失笑曰：“我岂误入冢中乎？否则何遇富贵之尸？若谓与我同心者，当属窈人子，不应灿烂如是。”客闻人言，陡然惊觉，瞠目视冯曰：“观足下似非稚士。届此残腊，何不拥床头人，举柏酒椒盘之乐，而乃挟具游山，欲追慕清高乎？”冯曰：“姑无论我，阁下何为者？”客曰：“予为姚继崇，乃洋货行主人也。放货值百万于郡县各肆，际此残年，各肆未能归结，而客商在行坐取货价，需五十万金。予张罗数日，无人应贷。客商势必告讦，则行业将败，而予无归者矣。不得已，权以此地当避债台，第苦饥渴耳。足下来，幸甚！”冯慨然奉饼饵注茗以进，并道同病相怜意。姚饱啖之，若珍羞然，继而曰：“足下所亏几何，而亦甘趋苦境？”冯曰：“吾侪小人，所负者五六串青蚨耳。”姚曰：“予虽同在窘乡，此尚易办。”脱腕上金约臂与之，曰：“足下姑以此质十串钱归债，所余烦沽酒炊饭以给予。”冯欣然如姚囑，归告其妻，教以烹爨。妻曰：“久不举火矣，灶灰堆积，曷先出之？”冯往邻家借锄箕，鹵葬从事，灰去而灶崩。妻讶曰：“真倒灶矣！如今之计，莫若担去砖灰，掘地作灶，以供急需。”夫妇合作，未及土尽而石现，石去而两巨缸朱提，灿然耀目。夫妇大悦。冯曰：“今如之何？”妻曰：“姑以篋运入我床下，再作计较。”于是递相搬运，银尽起缸，缸下又石，石下

又得两缸。如是者三，共得六缸。冯曰：“获如此财，未知其数。所可虑者，宵小闻之，必来肆窃。否则强项之徒知我骤富，或来欺诈，其奈之何！”妻曰：“适闻山洞之客，正需此物，况素昧平生，偶尔相值，能济我贫，其为人尚义可知。何不举以托之，则彼得应急，而我得依倚矣。”冯曰：“汝言实获我心！”亟往肆中买熟物，携灯而往。姚曰：“汝来何濡滞？予望眼几穿焉。”冯酌酒进食，将得有藏金欲求寄顿之说，从容告之。姚惊喜曰：“足下言果实否？”冯曰：“我感君义，其何敢欺！”饭毕，偕往观之，见盈室白物。姚曰：“天赐足下，兼济予事，实无疆之休，敢不荷此重任！”遂约为昆季，以嫂呼冯妻，出对牌，以半交嫂，曰：“予同冯兄先归，即伤健仆以筒来装运，将半牌为验，符合者给之。”偕冯反其室，入后户，觉院宇轩巨深邃，如入神庙。俾冯薰沐更衣，居然富贵气象，且囑曰：“予将命乘舆迎兄来前，见诸客商，当示尊重。”姚先出。是时客商候无音耗，正喧嚣间，见主人归，环绕而誉曰：“改岁在迹，速清我价，不汝宽矣！”姚大笑，摆手曰：“是些些者何足道！予不过偶为人累，迟数日耳。今迨予盟兄至，百万金即刻来矣。诸客长皆以大方著者，毋以小气贻予盟兄笑也！”正排解间，司阍者报冯翁来。姚肃衣冠出迎，众皆屏息以观。见冯翁者，年约四旬，裘裳都丽，仆从趋跄。主人足恭致敬，迳入中堂。客商次第相见毕，旋命开筵。姚拱冯翁居首座，冯再三让年长者。客皆曰：“吾侪行规，不以齿序，唯财为雄。久闻吾翁富甲大邦，宜居是位，勿挈谦过当，俾吾侪惶恐。”姚曰：“客言是也。”扶冯上座。肴饌之盛，皆冯生平所未睹者。宴罢，仆放大天平居中，银筒涌至，堆积如山。诸伙伴持筹握算，一一秤之，共得六十万金。姚呼诸客领价而散，谓冯曰：“弟之起居服食，皆足以供，吾兄可无事操劳。其将迎嫂来同室，从此合业经营，无他虑矣。”冯唯唯。由是行业益盛，二姓之子孙，至今称巨富矣。

查氏女

万历间倭寇之乱，缘日本国王正妃卒，王思中华女子艳丽，遣将入寇，沿海掳掠。至盐官州，猝不及备，官吏弃城逃窜。有查氏女者，年已及瓜，慧中秀外，久失恃。闻寇至，诸父兄同众奔避。曰：“女儿足弱，不能追随途中，虑有牵顾，俱懼于祸。莫若女自为计，决不貽羞，恐亦不致遽死也。”寇急，父兄迫之，坚持不行，父兄泣舍而去。女平日阅《本草》，见有药名闹杨花者，服之即死，周时可醒，预已市得。遂密缝上下衣，研药为末以俟。闻寇入城，遽吞之，毙。倭入室，见女颜色如生，抚之温软，冀可救活，且容貌倾城，不忍舍去，负之入舟。逾时而苏，见身卧海舶，诸女环泣。细询之，知同被难者。女慰之曰：“毋徒怖恐，能从吾谋，似可脱难。”诸女密商之，女授以计。缘倭将为王觅妃，故无敢犯诸女。及舟抵日本，倭将见美女无恙，欢欣鼓舞，以献国王。王见查氏女，遂其欲，命通事告以册立正妃之意。女曰：“我中华人愿与中华女子为伍，王若能尽出本国宫女，而以同来诸女为宫人，则唯王所命。”王以其娇弱女子，何能为，喜允之，命扶入宫，开合欢宴。女同诸女酌酒劝王，密以前药入酒。王遽吞之，不觉眩晕，意谓醉矣，拥女入大内，欲褻其衣。正支吾间，王瞪目流涎而倒，不知人事。女搜得兵符，唤诸女同出外廷，传通事谕倭将曰：“王问悉我家有径寸珠，能定飓风，命我去取，作镇国之宝。尔诸将速备巨舟偕往。”倭将验兵符，信之，遣一旅同诸女扬帆西归。次日，王不视朝。王弟潜入大内探之，见王僵卧于寝，弑之自立。世子怒，各兴其党，互相攻击，其国大乱，故无追者。女至盐官城下，已有警备，命通事唤城上长官。女告以故，官狐疑未决。女即回，先以酒肉犒倭将等，曰：“尔等其各饱餐以待。”

众皆乐，醉饱而倒。报官骈戮之，以诸女归。官不废一矢而得倭将首级，遂报大捷，旌查女之门，而各官晋秩有差。

芑斥曰：奇伟者女，无耻者官！寇至则逃窜，寇退则警备，始终雌伏可也，奈何冒查女之功而膺爵赏！吾见其衣冠楚楚，与拜受巾帽等耳。或曰：雌飞自然雄伏，造化若循常理，焉有此奇闻？

双 缢 庙

任迂叟，浙右儒生。富而无子，唯一女，名曰宜男，饰雌为雄，聊娱膝下，延师教读，以充石麟。时有东邻之子白云娥者，其父虑其娇柔难育，为之贯耳披鬢，呼为云姐，附任氏学之，与宜男为窗友。时女年十三，男年十四，两小无猜，二情相洽。校书赌诵，互角聪明，女或胜之，则划云之面，相与嘲笑。适师外出，女之母与姑入塾，不识云之为男也。视其柳眉叠翠，杏脸舒红，与其女璧合联珠，争辉并耀，叹曰：“使宜男而果男也，使配云姐，真一对好姻缘！”姑曰：“依合为媒，问云姐愿否？”母曰：“以待来生。”云始知宜男之为女也，益比昵之。一日，师讲《易》至“男女构精”句，草草读过。女请问“构精”之义，师嗔曰：“是非儿女之所宜问！”女曰：“圣经贤传，岂有不可对人言者哉？”师莞尔他顾。云凝睇流盼，俏唤“阿呆”，女更狐疑莫释矣。值师之友来约湖山之游，联袂而去。女问云曰：“姐纵慧悟，未必能通《易》理，何啻我为？”云曰：“难言矣！秘密之旨，非效其形状，终不明晰。”女笑从之，携手入师卧室，共坐榻上。云拥女子于怀，探手于袴，抚其奇葩初绽，莲瓣微开。女嗤嗤笑却之，曰：“与姐等耳，毋徒相扰！”云曰：“人各具体，奚能相同？”乃推女横陈，急卸其袴，曰：